

鲁南乡土



莲青山,位于山东省南部,地跨今天的枣庄市山亭区、滕州市和邹城市,山体秀美挺拔,号称拥有奇峰99座,森林覆盖率达到了93%。

根据史料记载,这里曾是手工制造业独步天下的东夷旧邦。《左传·成王二年》说,楚国打败了鲁国,一次要走了300名工匠,而这300名工匠据说就来自莲青山下的郕国和小邾国。在整个先秦时代,莲青山下的这块土地上,滕、薛、邾、邾、濫、小邾等国的版图此消彼长,给中国古代经典提供了无数的素材,离莲青山不远的峰山就因为孔子曾经登临过一次而名垂史册。作为风光、高度均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莲青山,在先秦文化活动最为活跃的区域占地面积达到84平方公里,却一直在青史之上寂寂无名。

直到明万历十三年,《滕县志》出现,莲青山才有了一段语焉不详的正式记载:“纪王女城在东莲青山,即玉女城。”纪王之女为什么会筑城于莲青山?如果这一记载是可靠的话,那么玉女城已经存在了2000多年,这2000多年间莲青山在历史记忆中的空白,究竟是因为熟视无睹还是有意规避呢?

在民间,莲青山和玉女城却从未被人们忽略过,它们总会是当地流传的众多传奇故事的落脚点,而这些故事大多与爱情有关。有些故事所涉及的时空范围远远超过了史书的局限,比方说,当地人更习惯把玉女城叫做皇城,《滕县志》上记载的“纪王之女”在他们的记忆中变成了周敬王的女儿文静公主,他们认为,莲青山上的皇城遗址就是文静公主和她的心上人留下的爱情见证。

周敬王是礼崩乐坏之际东周的君主,他在位44年,经历了旷日持久的吴越争霸、史无前例的卫国内乱,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孔子在劳碌和奔波中度过了他的中年和晚年,面对这样的乱世,他感叹自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

文化视点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文学”变得日益轻浮,日益奢侈,日益不近人情,离普通人的生活越来越远,似乎只有专家学者、名人显贵才能染指。事实上,文学并不奢侈,甚至“廉价”到令人无法想象的程度。在视觉信息、听觉信息泛滥的当代,不论我们兜里还有多少钱,总可以腾出买电脑、手机、名牌衣服银子,却总匀不出一顿肯德基来买一本书;不论我们工作学习有多忙,总能腾出逛街、喝酒、无所事事的时间,却总匀不出一场电影来读一本书。不论我们出身多贫寒,总能对娱乐明星、皇室宫闱的八卦掌故如数家珍一般、总能对奢侈品保持热忱的关注,却总想不起去亲近一本书。如果想知道文学在哪里,就要先追问我们将文学置于何地了,或者说,不是文学离开了我们,而是我们抛弃了文学。

曾经,打开一台旋钮的收音机,听着电台音乐,沐浴着午后的阳光,捧着一本心仪的书,安静的阅读、聆听,生活的节奏很慢,娱乐的方式很充实。而现在,这种场景早已无迹可寻,充斥的是光鲜亮丽的明星海报、动感轻浮的乐曲、光怪陆离的影像,即使是一本简单的书,也要配上花哨的封面插图,就像清茶里加了奶油,让人无法下咽。科技的进步,带来了多样丰富的娱乐方式,带来了快捷便利的通讯手段,还带来了各式各样的物质消费资料,而这些科技物质的手段却令我们的生活日益抽象和程式化起来,日益脱离个性、鲜活、感性的真实生活。不论是我们的生活还是娱乐方式,都渐渐感官化,日常生活中的电器都高度简化为点击按键、点击不同的按键。点击按键成为了所有的事情,可以是观看电视节目、烹制晚餐、洗衣服,我们只需等待机器搞定一切。娱乐生活的方式虽然千奇百怪,但都离不开光怪陆离的影像和动感轻浮的音像,这些外部娱乐刺激直接并仅作用于感官,就可以使我们获得极大地满足。于是,我们的生活与娱乐都被直接感官所占有,理性的、心灵的、平静的方式被感官的、刺激的、动感的方式所取代,在这种环境中,我们又怎么可能拥有真正的文学,之如我们选择去影院看《特洛伊》,而不是在家读《荷马史

传说中的文静公主就不幸生在这样的乱世,所幸的是她是父王最疼爱的女儿,有机会跟随父亲游历寰宇,并且结识了父王麾下年轻勇武的大将。然而,好事多磨,就在两个年轻人倾心相爱的时候,大将却卷入一场冤狱,失去了与王室联姻的资格。为了能够与心上人长相厮守,文静公主去国离乡,和大将一起来到了莲青山。

生活在莲青山一带的人们认为,这里就是公主和大将最初结缘的地方,后来,深深相爱的他们终于抛下一切回到这里,大将放下了长矛与弓箭,在幽谷之中为自己的妻儿修筑起了梦幻般的皇城。

如今传说中的皇城遗址,仍安静地伫立在莲青山茂密的树林中。留存较好的城墙共四层,均取材当地,大小不同的石块虽为手工堆砌,但严丝合缝,至今在雨季里仍然能够起到抵御山体滑坡的作用。四道外城墙随山脉地势起伏,看不到起始点。

周以“礼制”著称,这件事情对于王室而言是无法接受的。

但是,文静公主的举动,好像并没有受到多大的阻碍,恰恰相反,假如没有周敬王的默许,纵使这员大将如何神勇,也不可能仅凭一己之力在人迹罕至的深山中修筑起规模如此之大的皇城。我们宁愿相信周敬王对公主的离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也许内忧外患已经让这位乱世君王充满了厌烦,他既然已经无力给苍生以平静富足的天下,至少可以给自己最钟爱的女儿一个追求美好未来的机会。而把这一切记入正史,显然是极不可能而且不妥当的。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莲青山和公主的爱情一起,沉默了2000年。以至于修订《滕县志》的后世书生也不敢轻易造次,即使有山上规模巨大的皇城遗址作为物证,也还是找来一个年代稍近的“纪王之女”,含糊其辞。

无论拿起哪一本史书,我们都清楚这里面记载的不会是那段历史的全部,写史的人会有他的选择标准、感情好恶,他也一定会或者自觉、或者不自觉的顾及到时势与政治的需要。用这些来解释莲青山为什么会在那么多耳熟能详的古代典籍中缺席,还是比较容易被接受的。

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再看到人们传说中的皇城或者玉女城的全貌,虽然残垣断瓦依稀可见,城池的旧址却早已是草木茂盛、松柏参天。

莲青山拥有我国华东地区非常少见的原始森林地带,有果树、药材等各类树种和植物113科520余种,橡子、板栗、大枣、核桃随处可见,天麻、灵芝、薄荷俯拾皆是。这里的空气当中负氧离子每立方米高达310个单位,称得上是不折不扣的森林氧吧,人们畅游山林,大汗淋漓,却不会有气喘憋闷的感觉。

与生机勃勃的原始山林形成强烈对照的是莲青山特有的地质奇观:“旱海”。旱海奇观分布于莲青山脉南部。连绵起伏的群山之中,奇石林立,远远望去,犹如波涛汹涌的大海,“旱海”也正是因此得名。

据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世界著名的生物化学家李约瑟博士二十世纪初在中国考察后所著的《中国科学史》一书记载:莲青山乃是泰山、蒙山分支。在25亿年前的太古时期,这里是石海槽的一部分,厚厚的地层在混沌中缓慢地演变、进化。随着地壳在地下的不断运动,莲青山先后经历了三次沉没和四次上升的发育阶段,在一次突然爆发的强烈的造山运动中,它抖落了箍在身上的全部岩层,巍然兀立于世。原来,旱海石阵的形成确实与海有着直接的关系。这让人们很容易联想起“海枯石烂”的说法,中国人习惯用这个成语来描述坚定不移的爱情。

原始的山、原始的林、清澈见底的水,莲青山的无限风光和爱情传奇

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人。

游客们无一例外的都要接受诸如此类的忠告:组团前往以防迷路,携带通讯工具、急救药品以防不测,携带必要的食品饮料、避免食用野果引起的中毒,做好防止蚊虫叮咬的准备等等。因为它毕竟保有大面积的原始生态环境,即便有了现代化的装备,游人在山中也必须小心谨慎。

我们可以想象,在莲青山长期生活下去肯定不是一件轻松惬意的事,何况那是在铁器时代刚刚开始

的2000年前,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更加有限,文静公主他们要为此付出更多艰辛。

除此之外,一直享受奢华生活的公主与习惯号令千军万马的大将军,至少还要承受地位变化所带来的巨大心理落差。那一份与世无争的爱情生活,难道真的就是他们的毕生所求吗?

文静公主的爱情在“有情人终成眷属”之后,是否也会象莲青山上那些质地坚硬的花岗岩一样,亘古不变呢?

从2003年10月开始的一次考古挖掘工作,再一次把人们的目光吸引到了古老的莲青山。这次挖掘证实,与玉女城遗址隔山相望的是一位明朝末代王侯的陵墓,只不过,墓主人在清军入关的混乱当中早已不知所踪,这一规模堪称宏大的工程最终成为未竟之作。

各路专家还在不停的猜测墓主人究竟是哪位王爷。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一切早已不过是昨事前尘。

至于玉女城的主人究竟是周敬王的公主还是“纪王之女”,对现在的人们来说并不是非要弄清不可的事情,谁会在乎这个呢?身处莲青山,人们总是会不自觉的抛却一切逻辑和历史的考证,人们愿意从心底里相信,世上真的会有值得付出一切的爱情。

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人生,所以需要这样的故事;因为缺乏这样的现实,所以有了这样的传奇。

孔令辉

中国红十字百年纪念银币释疑

鉴藏知识

中国红十字会于1904年3月10日成立,到2004年3月10日满100周年。为之百年庆典,中国人民银行于2004年5月8日发行了“中国红十字百年纪念”彩色银币一枚。其正面图案刊“中国红十字百年纪念”中文字样。2004年的3月,国家邮政总局发行了纪念邮票一枚。票面上刊有“中国红十字会成立100周年 1904—2004)”字样。相互比照查看,一目了然。这枚纪念邮票的语义表述是正确的。而彩色纪念银币的中文字样漏掉了“会”字,正确表述应该是“中国红十字会百年纪念”,憾失一个“会”字,语义大不相同。笔者查阅了相关资料,现把解疑释惑的几点看法阐述如下。

首先,中国红十字事业或中国红十字运动早于中国红十字会的成立。《早期红十字会在中国的演变》(2006年3月3日《光明日报》三版 作者周秋光、靳环宇)一文介绍,中国红十字事业发端于1874年5月。上海的《字林西报》与《申报》的宣传,及这种救护组织对当时中日战争中保护伤病员发挥了很大作用,这一事件是近代中国公开讨论学习西方红十字会的最先发端。资深研究专家池子华在《红十字的起源及其在中国的传播》(《合肥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一文中介绍,在1898年5月到1899年4月间,上海的“《申报》先后发表《创兴红十字会说》、《红十字会说》等一系列文章,对杜南开创红十字运动的业绩、红十字会的性质、宗旨、任务以及中国创兴红十字会的必要性、重要性、紧迫性作了合情入理、生动服人的论说,使国人对红十字会由陌生到认知。”

阅读杨志芳,周秋光《论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一文知悉,1897年孙中山客居伦敦期间,把英国的《红十字会救护第一法》译成中文推介,讲述了“红十字会员必须掌握的现场、初级救护的基本方法和技能。”与此同时,旅日侨胞孙实甫,因长期在日本经商,“习见日人深获红十字会之益,感受到红十字会活动对中国苦难群众的重要和必要,遂与志同道合者翻译国外红十字组织的章程。”这实际有了创办中国红十字会的雏形。孙实甫被认为是“中国倡导红十字会第一人”。由于众多志士仁人共同努

力,使国人及清政府认识到红十字会的重要性,具备了中国红十字会诞生的社会基础。1904年3月10日,“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成立,先后得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及清政府承认,这就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前身。

由此可见,中国红十字,即中国红十字事业或中国红十字运动在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之前的三十年间不断地酝酿,发酵着,早于中国红十字会的成立。这也是个必然的历史过程。

其次,中国红十字表达的语义是偏正词组的含义,并非名词词组。从现代汉语语法规范及语境的角度看,中国红十字会是特定的专用名词词组,是一个团体单位,协会组织;而中国红十字的含义是:中国红十字的事业或是中国红十字的运动,中心词是事业或运动,“的”前边的中国红十字是定语。所以,中国红十字会和中国红十字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尽管从形式逻辑上可以判断或推演其关联内容有交叉,但在语义概念的区别上,究其所以毕竟是两回事。就币论币,说中国红十字会自1904年至2004年成立百年是正确的。如果说中国红十字成立百年则包含了两点不妥:一是与上述介绍的史实不符,实际上19世纪70年代中国红十字的事业或运动已经开始;二是从语法看是个病句,中国红十字或中国红十字的运动,怎么运动百年?动宾搭配不当。

第三,这枚彩银币背面英文表达的意思正确,但发行公告及证书又出现失误。该币背面环绕和平鸽的英文是,“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RED CROSS SOCIETY OF CHINA”,翻译为“中国红十字会百年纪念”。其单词“ SOCIETY”含义就是协会、学会。但是,这样又造成了与该币正面的中文(中国红十字百年纪念)内容不一致。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在发行的公告中称“定于2004年5月8日发行中国红十字百年银质纪念币一套”,配套发行的6万个证书中也印制的是“中国红十字百年纪念”。

综上所述,该校彩银币正面的中文字样可能在设计、制版时就出现了失误,导致一币两面语义不同,符合错版币的主要特征;且发行公告及证书也出现了失误。

文学去了哪里？

诗》。整齐划一的生活方式、整齐划一的娱乐方式,整齐划一的娱乐时尚导向,使得我们的面目日益模糊起来,丰富的娱乐方式没有使我们真正与众不同,反而使我们日益趋同,这是当代标榜个性的时尚风潮所面临的悖论,一个个鲜活的、立体的、真实的个体,淹没了类型的、平面的、抽象的大众群体中。生存的意义被架空,心灵的牧场被沙化,我们失去了自我存在的价值归属,我们失去了独立的思考判断,我们被各种各样制造出来的人生价值、成功标准所束缚,被紧拥着向前走,却不知道方向和目的地,不能停歇,也无法回头。于是,我们不由自主地交出了思考和判断的权力,话语被一小部分人掌握,他们发号施力、制造规则,而我们就趋之若鶩,这是许下平等民主诺言的当代社会面临的尴尬悖论。

实际上,文学哪里也没去,她还在静静地那里,离开的是我们,是我们无法领略她的美。如果你对当代文学持非议,那么还有无数的文学经典可供选择,当下文学创作的非议,绝不是我们离开文学的真正原因。日渐抽象化的生存环境,日益焦虑浮躁的心态,才使得文学显得不伦不类,尴尬不已。

那么,我们距离文学还有多远?是啊,距离真正的文学有多远呢?

如果有人质疑,说我们其实离文学很近,举出很多时下身体写作、猎奇探异、玄幻魔法,或者蜻蜓点水的小资散文、公案谍战的通俗小说之类的“文学”,只能说,那只是文字,远远不是文学。如果有人质疑,说我们一直都拥有文学,举出很多通读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的作品清单,或者如数家珍的故事梗概、创作背景、技法创新、作品意义之类的专业知识,然后说,我们不是一直都在阅读文学吗。是啊,说的很对,但这层专业的外衣是最值得质疑的。

其实,文学就在那里,我们也在那里,但我和文学之间,似乎总隔着一层薄纱,明明可见,却偏偏无法触及。原来我们在社会化的进程中,在被现实社会不断地洗刷中,渐渐失去了很多东西,而这些东西确实阅读文学所必备的。或许,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我们曾经拥有的一些东西。

非功利的审美心胸。这是一个科技和资本占主导的时代,社会对个体的评价是个体对资本占有的多寡为标准衡量的,资本就是社会权力,决定了个体能够支配使用的社会资源。如果这些标准只出现在和文学不搭界的领域,也无可厚非,最令人感到滑稽的是,对于文学的各种研究群体和靠文学吃饭的群体中,这个标准也同样横行。众所周知,《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古典小说,吃“红楼饭”的亦不在少数。试问研究者究竟多大程度上领略了这部伟大小说真正动人心弦之处,当贾宝玉沉浸在《芙蓉女儿谏》时能不能还还原出一个灵气逼人的晴雯,当林黛玉焚稿泪尽时我能不能发自心底地涌出一丝感动,能否真正地能够进入到大观园众人的精神世界中同悲同喜同忧同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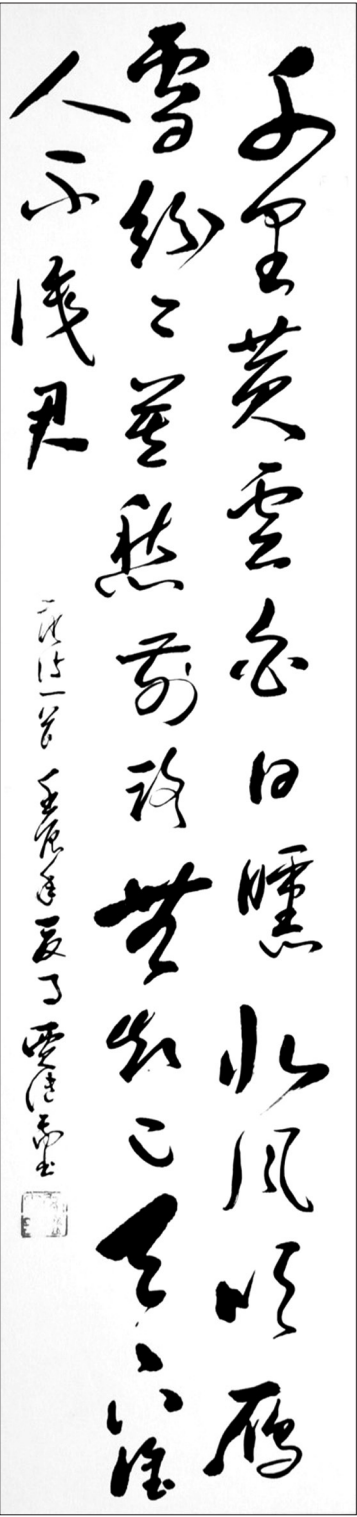
一个以文学为职业的研究者首先要做到的就是真诚,能够非功利的、平心静气的、真诚热忱的阅读文学作品,否则又该如何面对作品研究作品并将之呈现给读者呢。在专业研究者眼里,阅读文学是工作、是职称、是工资、是学术地位,而不是简简单单的文字,为此,我们会撒谎、会屏蔽自己的真实阅读感受、会写一些我们自己无法说服自己的研究文字。每个专业研究者都会说一整套信誓旦旦的套语,如文学是表现鲜活生动的生活图景,是截取了一个整体的系统,不能将之肢解。每个研究者也都会飘飘然地对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等流派指手画脚,指摘其用机械的方法肢解文学、痛心疾首地表示这种研究方法的弊端和伤害。那么让我们反思一下自己又是如何对待文学的呢,我们不但将文学肢解地七零八落,甚至从一开始就没有尊重文学、个性乖异的作家、文风相左的作品、嗜好不同的读者,这些生动、鲜活、真实的元素都被我们抽象成了僵硬雷同的论文、高高低低的职称和不同长短的工资条。甚至有研究者连功利地阅读一下作品的兴趣都没有,匆匆掠过就凭借一知半解的印象和自恃身后的功底肆意评论。每每看到一部新作品退出后,不到一个月就有大型评论文章问世,彼此之间的矛盾之处比比皆是,一部作品不经过咀

嚼和反复品读,如何敢如此堂而皇之地轻易发言,孟子说,要以意逆志,要知人论世,如此短的时间,哪一条都做不到,这些文章往往都经不起推敲,不用推,自己就倒了。

功利的心态不仅仅指向资本、地位等,还指来意鲜明的心理需求。我们经常将文学比作“心灵的鸡汤”,这要归功于那套红极一时的丛书和高考作文备考范文,但我们却鲜有知道其实“心灵鸡汤”实际来自天主教,绝非那套丛书的原创和俗套的比喻。如果我们遇到了人生的困境,遭受了感情的挫折,需要从文学中寻求答案,尤其从优秀的文学中寻求理想的答案,那么多半是要失望的,因为文学不是行动指南。真正伟大的文学确实可以慰藉心灵,她要做的只是引发人的思考,引发人对平日里其意自明事物事的思考,但慰藉并不等于给出行动方案,恰恰相反,她会给出更多问题和困惑。我想,一位忧郁多扰的读者是不适合读《少年维特之烦恼》的,维特自己就有很多的困扰,他解决的出路是自杀;一位为情所困的少女是不适合读《牡丹亭》的,杜丽娘可以为爱死为爱再生,显然,我们做不到;一位原本没有烦恼的单纯活泼的读者读了《汉姆雷特》《麦克白》之后很可能会忧郁起来,为莎翁笔下的悲剧所震撼而不由自主地思索人生存的意义;一曲随风飘逝的爱情绝唱《飘》,却思嘉也面对同样的爱情困境,在带着回到家事情就会解决的心情入睡了,她也不知道能挽回白瑞德。

如果阅读文学作品只是为了点缀生活、附庸高雅,如果只是将文学作品当做游走社会的工具话,那么这个人根本就是与文学绝缘了。文学不是宗教,她不要膜拜,但她需要真诚和尊重。

要亲近文学,我想,最重要的还是要放下所有的杂念,只是单纯地阅读,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忧伤、惊喜、战栗、明朗、忧郁,为之笑为之伤,老子说要绝圣弃智,庄子说要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达到心斋坐忘的明朗境界,就是这个意思吧。当我们不去主动向文学所求的时候,她反而会馈赠给我们无价之宝。



古典诗词

贾继禹书

杨周·文化